

蜀山劍俠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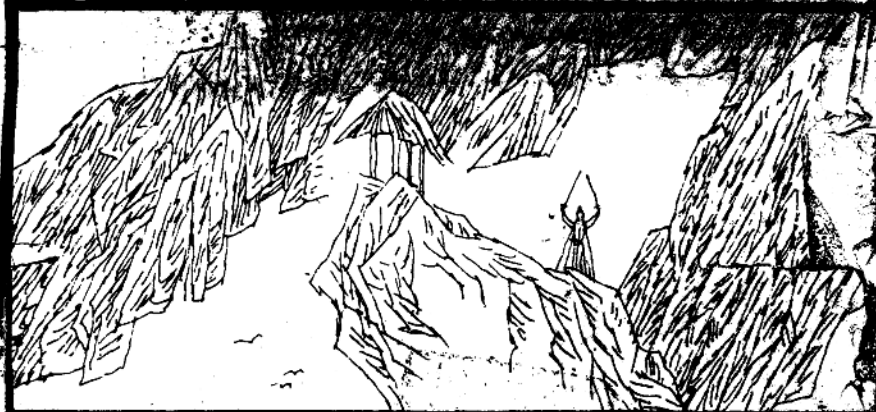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小說



还珠楼主 著
邵邱凌建 校点

蜀山劍俠圖

著者 樓主 珠邱 還邵
校點 凌建



漓江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七十三回 小完杀劫 群凶授首 (705)
齐唱凯歌 巨寇成擒
- 第七十四回 忒痴情 穿云寻古洞 (716)
临绝险 千里走青螺
- 第七十五回 十年薪胆 二番僧炼魔得真传 (729)
两辈交期 三剑客中途逢旧雨
- 第七十六回 几番狭路 苦孩儿解围文笔峰 (742)
一片机心 许飞娘传信五云步
- 第七十七回 无意失霜锏 雪浪峰前惊怪鸟 (756)
有心求故剑 紫玲谷里见仙姑
- 第七十八回 萋菲相乘 冤遭毒打 (768)
彩云飞去 喜缔仙姻
- 第七十九回 结同心 缘证三生石 (786)
急报仇 情深比翼鹣

- 第八十回 推云拨雾 同款佳宾 (802)
冷月寒星 独歼恶道
- 第八十一回 秦紫玲神游东海 (817)
司徒平喜救南姑
- 第八十二回 情重故人 玉罗刹泄机玄冰谷 (830)
仇同敌忾 女殃神先探青螺峪
- 第八十三回 鬼风谷神雕救主 (841)
玉影峰恶徒陷师
- 第八十四回 一息尚存 为有元珠留半体 (855)
凶心弗改 又将长臂树深仇
- 第八十五回 紫郢化长虹 师道人陨身白眉针 (861)
晶球凝幻影 怪叫化惊魔青螺峪
- 第八十六回 断臂续身 元凶推巨擘 (879)
追云驰电 妙法散神砂
- 第八十七回 入古刹 五剑客巧结番僧 (893)
煮雪鸡 众仙娃同尝异味
- 第八十八回 银光照眼 奇宝腾辉 (908)
黑管遮天 妖僧授首
- 第八十九回 勇金蝉单身战八魔 (923)
怪叫化赤手戏天王
- 第九十回 施诈术 遁走锁心锤 (938)
奋神威 巧得霜角剑
- 第九十一回 败群魔 莽汉盗天书 (955)
记前因 藏灵怜故剑

- 第九十二回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 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
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 魔障甘聊鳞鳞不羨是
.....(975)
- 第九十三回 斩孽龙 盗宝鼎湖峰(990)
失天策 腐心白水观
- 第九十四回 乘危放妖氛 冰窟雪魂疑异影(1003)
锐身急友难 灵药异宝返仙魂
- 第九十五回 洒雪喷珠 临流照影(1018)
飞芒掣电 古洞藏珍
- 第九十六回 力辟仙源 欣蓬旧雨(1032)
誉言伦好 情切友声
- 第九十七回 万里孤征 余英男杀贼枣花崖 1047)
一心溺爱 金圣母传针姑婆岭
- 第九十八回 霞煮云蒸 伤心完宿劫(1063)
郎情忘意 刻骨说相思

第七十三回

小完杀劫 群凶授首
齐唱凯歌 巨寇成擒

话说兄妹二人见面，瑶青不住埋怨张琪，不该行此险着。张琪笑道：“我起初以为黑汉不过有几斤蛮力，不曾想到这厮还有几手花活呢。”兄妹二人说笑几句。再回看战场时，许超迎敌威镇乾坤一枝花王玉儿，一个使的是长枪，一个使的是双刀。王玉儿本是福建武彝山有名的淫贼，比柳雄飞、崔天绶还要来得厉害，会打好几样暗器。许超费尽气力，只战个个平手。十数个照面后，王玉儿倏地卖了个破绽，往后倒纵出去，许超正想跟着纵将过去，忽见王玉儿猛一回身，便有三只铁镖分上、中、下三路打来。许超见他不败而退，早已料他不怀好意，单手持着枪柄在手中一转，才将上、下两只铁镖拨开，就在这一霎眼的当儿，当胸一镖又到，忙将右肩往旁一闪，顺手牵羊接镖在手。刚想回镖打出，王玉儿的拿手暗器飞礮火弹，又朝许超打来。这飞礮火弹内藏毒火机簧，一霎便燃，被它打上不烧死也带重伤。许超本不知它的厉害，见敌人又发暗器，来不及掉转手中镖，顺手朝那铁弹

打去，镖头朝前镖尖朝后，与王玉儿的飞礮火弹碰个正着，立刻在半途中涣散开来，化成一团火焰，弹里面藏的铁针到处乱飞。幸是许超相隔尚远，一听炸声便知不好，急忙纵退出去没有受伤。就在这疏神一惊之际，王玉儿见许超无心中用自己的铁镖还敬，破了飞礮火弹，越加忿怒，未容许超站稳，更不怠慢，把九粒连珠金丸分上、中、下打将出来。他这九粒连珠金丸，并不似别人藏在身旁暗器囊内，是用一个牛皮做就的袋，藏在右手袖内，用时非常方便，只消略用力一抖袋口便开，金丸挨次落在手内，用连珠弹法打出，无论敌人多么手急眼快，就躲得了他三镖一弹，也躲不了这九粒金丸。王玉儿纵横半世，从未遇见过敌手，成名就在这三镖一弹、九粒金丸上得来。许超正在危急之际，忽听一声娇叱，接连就是“叭叭叭”好几响，从左侧也飞来几粒连珠弹，与王玉儿金丸乱碰乱飞响成一片。这人弹法虽然神妙，仍有几粒金丸未曾碰着，朝许超打去。幸是头几粒金丸被这人弹子打开失了效用，后几粒均从许超下三路打来，比较容易闪躲。许超神智稍定，一路连纵带让避了开去，一丸并未打着。容到敌人金丸打尽，左侧飞过一女子，抢上前去和王玉儿厮杀，才看出是戴湘英。不由暗叫一声惭愧，不好意思上前合力迎敌，只得在一旁观战。

那戴湘英先前原是迎着恶长年魏七交手。她见敌人生得高大，手使一把板刀非常沉重，便知此人是个蠢货。湘英自从学了梨花枪法，正想试一试身手。也是魏七该死，见迎面来的是个美貌少女，起了邪心，想生擒回去，刚想说几句便宜话，未及开口，倏地见对面女子脚一点，纵起丈许高下窜过来，单手持枪在空中舞起一个大枪花，一顺枪头当胸点到。魏七心中好笑，这女子身法虽然伶俐轻便，枪法却不高明，凡曾见过使枪这么使的？未曾交手先现出好几破绽，想是戴

家场无处约人，连耍花枪、跑马卖解的婆娘都请了来。他见湘英抢到也不闪躲，满想横着五十七斤重的大板刀一隔，将那女子的枪震开，顺势扑上前去将她擒住，谁知上了大当。魏七刚将板刀向湘英枪上隔去，见湘英并不撤回手中枪，越加得意。“撒手”二字未容喊出，猛觉敌人的枪好似也颇有几十斤力量，只一绕一颤微微震动之间，便将他的板刀排荡开去。魏七才知不妙，想要回刀迎敌已来不及，只见尺许长的雪亮枪尖，一点寒光当胸刺到。魏七慌了手脚，同时手中板刀也回了过来，恰好枪尖业已刺进腹内，被板刀往下一压，连衣服带肚腹划了个尺许长的大口子，登时腹破肠流，狂吼一声栽倒在地。湘英见这大汉只一照面便送了性命，见别人都在逐对儿厮杀，自己却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不由朝地下唾了一口道：“该死的脓包，这般不经打！”回身再见广场上剑光乱飞，想，这次跟了玉清大师前去找师，好歹也将飞剑学成，才不枉虚生一世。猛又想起许超，觉得脸上无端发起烧来，不由又唾了一声说道：“我又管他则甚！”心里虽然如此想，顺眼往右侧看去，见许超和一个单身穿白的贼人打得正热闹呢。见许超枪法虽然神妙，有一两招竟是不如自己，才觉出当日有些冤枉了他。刚想到这里，她忽见敌人回身败走，接着三镖一弹打了出来，俱被许超躲过。末后许超回镖破弹，烈火四散，大吃一惊，便想暗助许超一臂之力，随手在囊内掏出一把弹子，正要发将出去，倏见敌人手扬处，九粒金丸连珠打出。许超已在危急，只得先救人要紧，便将手中弹朝敌人金丸打去。湘英弹法虽准，因为在迫忙中手法稍差，只打掉了敌人六粒金丸，幸而余下三粒俱被许超躲开，没有受伤。不由引起敌忾之心，将身一纵，飞身去接战。王玉儿见敌人虽是女子，却连打掉他好几粒弹丸，不敢怠慢，把双刀使了个风雨不透。湘英这才将梨花枪法次第使出，寒星点点。耀

日生芒，一条枪将王玉儿圈住，一丝也不放松。王玉儿万没料到湘英如此厉害，自己三样厉害暗器俱已用尽，心中好生着急。这时法元业已出场与佟元奇比剑，各寇也与白琦等打得正酣，杀声四起。王玉儿想用计取胜，忽见敌人好似不耐久战，渐渐枪法散乱起来，立刻转忧为喜，精神一振，双刀一麾，飞舞杀去，眼见敌人越难支持，倏地使了个巧招，纵身便退。王玉儿不知是计，纵身追去，心中提防敌人还有暗器打出，等到身临切近，倏见女子猛一回身，反背斜身，左手一枪刺来。王玉儿暗笑：“原来想败中取胜，用回身枪刺我，岂非班门弄斧！”喊一声来得好，左手刀朝枪上一撩，撩了个空，被敌人疾若闪电一般将枪收了回去。未容王玉儿上前，敌人枪头不知怎的又转到了右手，也不知是用的什么枪数，只见一个斗大枪花裹着三点寒星，分上、中、下三路刺来，闹得王玉儿眼花潦乱，慌了手脚，不知如何破法。一面用刀去隔，还想抽身后退时，只觉手中一震，两臂酸麻，两把刀同时被敌枪震荡开去。“不好”二字未及出口，“扑哧”一声，被湘英用追魂七步夺命连环枪刺死。许超忙走过来对湘英说道：“想不到大妹几天的工夫，将枪法练得如此神妙。那厮不但武功甚好，暗器尤为厉害，若不是大妹从旁相助，愚兄几遭不测。这多天的冤枉总算明白，不是我藏私了罢？”湘英闻言，抿嘴一笑，微嗔道：“虽然这么说，我还是恨你。”

许超还要往下问时，湘英忽见凌云凤迎敌假头陀姚元正在危急，不顾和许超说话，连忙纵身上前相助。未及赶到，凌云凤已被假头陀姚元，用瘟瘟迷魂葫芦迷倒在地。湘英因救人情急，大吃一惊，一掏兜囊只剩有三粒弹子，急不暇择，随手打了出去内中一粒，正打在姚元右眼之内，同时湘英业已纵身赶到，提枪就刺。起初姚元手使禅杖迎敌云凤，云凤左手持剑右手持枪，使了个风雨不透。怎奈姚元比较其

余群寇都来得厉害，云凤用了许多绝招，并未占着丝毫便宜。姚元练的是童子功，没有开过色戒，力猛兵器沉重，越战越勇，云凤费尽平生之力，尽尽对付一个平手。姚元身带一个葫芦，内有练就的瘟瘟迷魂砂，发将出来便有一股黄烟，敌人闻见立时晕倒在地不能转动。见云凤虽是女子，十分猛勇，枪法、剑法都非常神妙，急切间难以取胜，又见同来的人纷纷死亡，心中大怒，便想杀一、两个出气，怎耐一条禅杖，被敌人两件兵器逼住，无法使用暗器。偏偏云凤见不能取胜，想假装败退用回身枪绝命三剑赢他，故意卖个破绽纵身败走，不想反倒合了姚元心意。见云凤败退，一面纵身追赶，左手早将瘟瘟葫芦盖揭开，右手禅杖才向云凤背后打去，倏见云凤猛一回身，左手剑穿云摘星，右手枪回头望月同时刺到。姚元万没料到如此神速，知道不及避让，只得将身往后平跌下去，一面将右手葫芦抖动，一股黄烟冒出。云凤见敌人跌倒，正要顺枪就刺，忽见一股黄烟飞起，大吃一惊，想逃已来不及，鼻中嗅着一种腥味，立刻头晕脑昏翻身栽倒。姚元更不怠慢，纵起身来，举禅杖正要当头打将下去，忽觉眼前一黑，中了湘英一粒弹子，将右眼打瞎，同时手左臂上也被打中一粒，差点没将左手臂骨打断，疼痛非常，若不是姚元武功超群，就这两粒弹子纵不伤命，也要即时栽倒。姚元晃了两晃才得立定，知道危险万分，顾不得再拾瘟瘟葫芦，将牙齿一错，负痛使独眼留神往前看时，忽然有一个女子飞来，一枪当胸刺到。姚元破口大骂狼心泼贼，举禅杖正要往枪上隔时，倏地眼前一闪现出一个白发老婆子，拄着一根拐杖就地抓起云凤，身形一晃踪迹不见。姚元微一疏神之际，差点没被湘英刺了个透穿，不敢怠慢，只得咬牙切齿负痛迎敌。正在这时，耳旁忽听一声：“贼和尚休要猖狂，老夫凌操来也。”言还未了，一个老者手执一根钩连拐，飞纵过来，

举拐便打。姚元受了重伤，遇见两个劲敌，不由手忙脚乱起来。才一照面，便被湘英一枪刺伤右臂，又中了凌操一拐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然两道剑光飞来，凌操、湘英同喊不好。忙即败退下来时，头一道剑光落地，现出一个彪形大汉，就地下抓起姚元破空飞去，第二道剑光落地，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指挥一道青色剑光往凌操、湘英身后追来。眼看追上，木鸡、林秋水奉命接应，早有防备。先是林秋水将剑光飞起迎住。来的那人年纪虽小，剑光却是厉害，木鸡、林秋水见不能取胜，正要败退，忽听一声娇叱道：“司徒平，你怎么也助纣为虐起来？”言还未了，早有一道剑光飞上前去，将林秋水替换下来。

这少年正是苦孩儿司徒平，因在黄山奉了许飞娘之命，到青城山去盗仙草，归途上遇见三眼红蜈蚣薛蟒，同了一个彪形大汉、一个女子正在路旁说话。那彪形大汉正是西川三寇姚元等的太师兄，独角灵官乐三官的得意弟子王森，与九尾狐柳燕娘有过交情。也是听人说起，西川三寇吕村助拳，慕吕宪明之名，想来一见。半途路上，遇见柳燕娘和一个怪眉怪样，瞎了一只眼睛的少年，坐在路边石头上说话，不由酸气冲天，恶狠狠上前。王森正要发话，柳燕娘已知来意，悄悄拉了薛蟒一把，故意装作不知，抢先把戴家场比武之事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今日若不被薛蟒救出，险些性命不保。你三个师弟，来时已有一个受了重伤，性命难保。现在戴家场有峨嵋派佟元奇同玉清妖尼在内，还有能人甚多，务请替他报仇。”说罢，哭泣不止。王森本是一个粗人，与姚元最为莫逆，听说他身陷重围又急又怒，便要同薛蟒二人同去救应。薛蟒正要还言，柳燕娘趁王森不见，朝他使了个眼色，抢对王森说道：“我看戴家场能人甚多不易取胜，莫如我们三人一同回去，由你上去将你两个师弟救出，来日再设法报仇是为

上策。”说罢，朝着王森做了个媚笑。王森色令智昏，那知戴家场厉害与燕娘鬼计，一口答应。他正要起身，忽听一阵破空的声音，面前落下一个清秀少年。薛蟒见是司徒平，忙上前唤住。司徒平本是经过此山，见下面风景甚好，想下来观赏一会；不想遇见薛蟒，好生后悔，想躲也来不及，只得上前一一相见。薛蟒说完前事，便要司徒平一同前去。司徒平好生不愿，怎奈来时师父原说慈云寺比剑未完，半途如遇同道之人与峨嵋派交手，必须上前相助。薛蟒又是许飞娘宠徒，恐他回去搬弄是非，不敢得罪，只得勉强应允。当下四人议定，由王森去救人，司徒平迎敌，薛、柳二人接应，一同飞身来到戴家场。王森见吕村诸人纷纷死亡，满空剑光如龙，电掣，才知自己决非敌手，把来时勇气挫了一大半。仔细寻找三寇，只剩姚元一人在场，与一老者、一个少女交手，只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便招呼一声司徒平，飞身上前，先救了姚元逃走。他原只望将姚元带出交与薛、柳二人，再回身去救那两个师弟，不曾想到带了姚元回在原处，薛、柳二人踪迹不见。纵身往空中看时，只天边隐有两个白点往东北飞去，才明白柳燕娘又结识了薛蟒，趁自己冒险救人之际，他二人却抽空逃走，自己险些上了他一个大当。情知二人去远追赶不上，再看姚元业已身带重伤，问起许龙与姚素修俱已存亡莫卜，只得咬牙切齿，先带了姚元回山，再图报仇之计。王森去后，司徒平起初以为薛蟒跟在后面，原是遮饰他的耳目，剑光追人并未往下落。猛见轻云一剑飞来，再看薛蟒、王森、柳燕娘三人均已不见，知道上当，自己决难迎敌。莫如见机早退为是，便对轻云道：“师姐原谅，小弟实非得已，高抬贵手，再行相见。”说罢，收回剑光，将身剑合一，破空而去。

原来轻云胜了敌人，见无甚事做，留神往戴家门前看时，

吕村来的群寇竟被自己这一面的人，杀了个落花流水。先是霹雳手尉迟元迎头遇见白琦，便疑心他会法术，闪开一旁。后来去敌岳大鹏，欺岳大鹏不会剑术，正要飞剑伤他，木鸡在旁早有防备，一剑飞去，尉迟元早看出今天没有便宜，惊弓之鸟不俟交手，便即破空溜走。白琦刺死吴霄，见黄人龙战胜独霸川东李震川不分胜负，便上前将他替下。黄人龙转战混元石张玉，三四个照面，便被人龙了帐。八箭手严梦生迎敌俞允中，战了一会不能取胜，正想用袖箭暗放出来，恰好凌操杀了长江水虎司马寿，赶将过来替下俞允中，交手只三、四照面，连接严梦生三枝连珠飞弩，同时还敬出去，严梦生正避让，被凌操纵将过来，一钩连拐，打死在地。回头追命萧武也同时被黄人瑜杀死，只白琦与李镇川二人苦战不休。凌操正要过去将白琦替下，一眼望见女儿云凤与假头陀姚元对敌，忽然栽倒，大吃一惊，连忙纵身过去救时，姚元已中了湘英一弹，打伤一目。等到凌操赶到，忽然现出一个老婆婆将云凤抱起，破空而去。凌操正在心痛着急，倏忽见一道剑光飞来将姚元救走，另一道剑光，朝自己飞来，正在危急，被轻云放出飞剑将敌人赶走。轻云也是在远处闲立，看他们打得热闹，忽见凌云凤跌倒在地未及上来援救，被适才在台口现身老婆婆抱走，只一晃便不见踪迹。及至赶走了司徒平，见凌操失了爱女老泪纵横，正要出言安慰，忽然越心源跑了过来，说道：“老先生休要悲苦，令媛并未失踪，现已被他曾祖舅母白发龙女，救往龙爪峰潮音崖学习飞剑、法术去了。此中情形一时也说不尽，且候少时破了敌人再为细谈吧。”正说之间，正值怪叫化二次出现，姚开江放出毒箭拚命，满空烟雾弥漫。玉清大师忽然化成一道金光飞来，口中高叫：“烟云有毒，众人快退！”来人闻言，纷纷往后纵退。只白琦与李镇川二人死命相持，不曾听见。忽然一阵顺风吹来，

白、李二人同时嗅着一股腥味，翻身栽倒。众人只顾逃走，也未顾及，及至法元逃走，吕村来的人全数死亡逃散，玉清大师用剑光逼散妖气，才将白、李二人抬进屋内，业已口吐白沫，昏迷不醒人事。吕村请来的这一千人，除陈长泰被擒，李镇川中毒不醒外，华山派的哑道人孔灵子，与吕郭、尉迟三人知机逃走，余下非死即带重伤。戴家广场上到处都是敌人尸首，西芦棚上还有一个待死的柳雄飞，也被众长工擒了进来。

佟元奇请玉清大师先去将白、李二人救醒，自己带了心源、玄极，每人给了一些消骨散，弹在那些敌人死尸的腔子里，哪消顿饭时候，俱都化成一堆黄水。白、李二人不过嗅着一些毒瘴，并未被毒箭射中，被玉清大师给每人口中塞了两粒丹药，渐渐醒转，只是周身疼痛，胸头有些作恶罢了。李镇川醒来还要挣扎，见四面围坐站立的尽是戴家场的敌人，不由长叹一声，便想立起身来寻一个自尽。佟元奇正在旁边，用手一指将他点倒，说道：“我知你盘踞川东。虽然身在绿林，尚不肯多伤人命，从未犯过淫孽，此次不过受了吕、郭愚弄，助纣为虐。本应将你斩首，念你尚无大恶，你手下余党甚多，你死后无人统率，必定四散为害民间，你如肯洗心革面，回山之后将你手下余党设法劝解，改邪归正另谋本分生业，便当饶你不死；再不悛改，我仍用飞剑取你首级。有无悔意从实说来，便放你逃生。”那李镇川虽是大盗，平日劫富济贫，人尚正直，在川东一带颇有义名。适才与白琦苦战，中毒被擒，蒙玉清大师解救，又经佟元奇一番点化，不觉恍然悔悟，勉强起立，朝佟元奇躬身答道：“弟子本是好人家里子弟，也因受了无数冤枉无从申诉，这才落草为寇。今蒙真人不杀之恩，从今以后，自当改行向善。不过弟子回去将众人遣散后，孑然一身无家可归，如承真人怜念带回山去，

情愿早晚服侍，作真人一名道童，也不敢妄想学道，长执焚香洒扫之役于愿足矣。”说罢，跪下叩头不止。佟元奇仔细端详，见他根骨甚厚，问他年纪才二十四岁，尚是童身，默然了半晌，答道：“我因一时心软误收了一个罗九，累我出了多少麻烦，还不知异日掌教师兄见怪与否。你虽然一时天良发现，尚不知你是否真实觉悟，你无须再三苦求，你先回去将众人遣散后，到陕西太白山寻找，先试验你三年两载，如有悔过决心，到时再定收纳与否。”李镇川闻言大喜，重又叩头，行了拜师之礼。众人也都上来一一相见。白琦早已服他武艺超群，如今变成一家，惺惺惜惺惺，两人从此倒结了生死之交了。

凌操经心源说出云凤失踪原因，总觉心中难过。玉清大师见凌操、俞允中，俱是满脸愁苦之容，便对他道：“老先生休得愁烦，令媛原是追云叟白老前辈的内侄曾孙女。当初白老前辈的元配夫人凌雪鸿，有一位兄长名叫凌浑，剑法道术超群绝伦。此时兄妹二人在莽苍山隐居，遇见白老前辈经过，与令祖姑比了三日的剑，不分胜负。后来长眉真人打那里经过，给两家解和，联了姻眷。成婚以后，令叔祖凌浑渐渐与白老前辈发生意见，多亏令叔祖母白发龙女崔五姑解劝，兄妹郎舅四人差一点伤了和气。令叔祖性情甚特别，从此不与令祖姑见面，直到令祖姑五十年前在开元寺坐化，令叔祖并未前去，只白老前辈同令叔祖母崔五姑在侧。令祖姑坐化以前再三嘱托，说凌家仙根最厚，五十年后必有子孙得道飞昇，请白老前辈与令叔祖母到时留意。白老前辈与令叔祖母当时答应下来，不知怎的被白老前辈算出，应在令媛身上，因为昔日令祖姑被难受伤，若得令叔祖相救，令祖姑还可不致兵解。白老前辈怪令叔祖太无手足之情，不该暗使狡狴，趁令叔祖元神出游之际，将他驱壳毁掉。令叔祖神游归来不见了

巢穴，万般无奈，将元神伏在一个垂死的破叫化身上。把一个丰神俊朗仙风道骨的人，变成一个破烂花子，如何不恨？白老前辈知他夫妻厉害，一向避道而行，恐他报仇，起初令叔祖也追逼甚紧，后来经许多人化解，才未公然反目。令叔祖由此就用这破烂叫化面目游戏人间，隐了真名，自称怪叫化穷神。无论邪、正各派，见了他夫妻二人，都带三分畏敬之心。令叔祖夫妇从未收过门人，近来忽然到处物色弟子。白老前辈终觉不便和他相见，才写了一封柬贴交与赵道友，叫他今日拆看。里面附有一封信，便是请令叔祖母务必克践前言，将令媛带回山去，又命赵道友等她在台前出现，便将书信呈了上去。赵道友拆开柬贴以后，有许多地方不大明白，同我商量。我正因姚开江厉害，见了这封信，知道他二位一同光降定然有托，便请赵道友依言行事。果然她一见书信，便将令媛救走，想是带回去传授道法。此乃旷世仙缘，应当代她欢喜才是，如何反倒忧愁起来？”

入
今

第七十四回

戒痴情 穿云寻古洞
临绝险 千里走青螺

凌操听玉清大师说了详情，才放了心。只俞允中见转眼就要完婚的爱妻，无端劳燕分飞，即使异日道成回来，不知能否仍践前盟下嫁？越想心中越烦，忽然把心一横，走到佟元奇面前跪下说道：“此次和吕村、陈圩结仇全为弟子一人而起，虽说是邪不胜正，到底还是死伤多人。弟子如今业已看破世情，愿将田园家财分散贫苦的人，然后跟随老师出家。明知资质驽钝难列门墙，还请真人念在与人为善之心，俯赐收录，感恩不尽。”他这一席话把众人提醒，白琦、衡玉、许超、黄人瑜人龙兄弟、岳大鹏这几个不会剑术的人，都一齐过来朝佟元奇、铁蓑道人、玉清大师等纷纷跪下，请求收为弟子。佟元奇忙唤众人起立，然后说道：“诸位虽与我无缘，但是除两、三位俱非释、道中人外，余者大半各有奇遇，尤其允中因为一时痴情所激，更为不合。我等号称剑仙，除少数生具仙骨者外，俱难超凡入圣，大都还要转劫，难免受一次兵解。允中夫妇五十年之内便要重圆，你们本人亦另有遇合，何故